

胡胡
可朋

故
事
紀
事

大眾文藝出版社

新
華
書
局

新
華

書
局

新
華

書
局

敌后纪事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后纪事/胡朋、胡可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7.8
ISBN 7-80094-383-6

I . 故…
II . ①胡…②胡…
III . 革命·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706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通县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61 千字插页 4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14.00 元



本书作者 1995 年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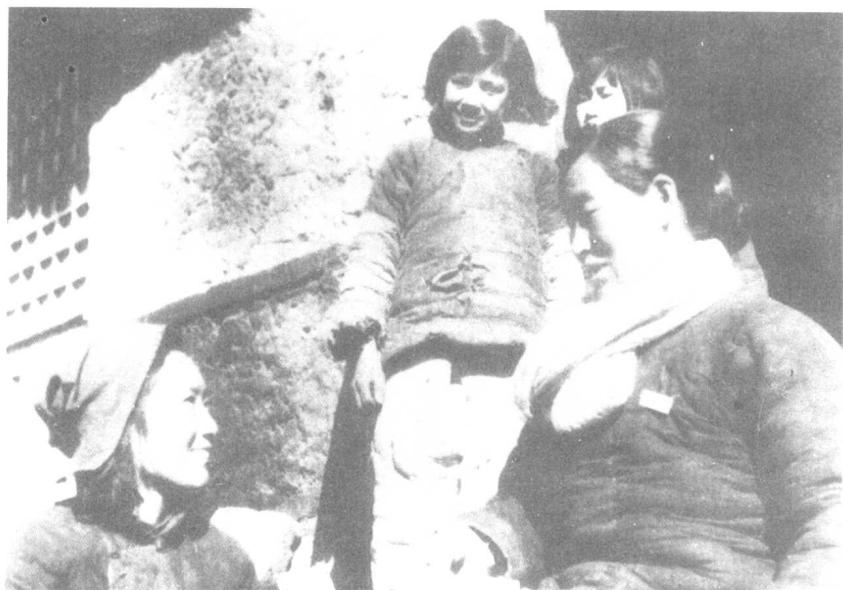
牛群 摄影



本书作者 1945 年于阜平洼里村



本书作者 1982 年与戎冠秀老人合影



戎冠秀和本书作者胡朋 1944 年 2 月于平山下盘松村

赵银德 摄影



聂荣臻元帅和夫人 1983年5月18日接见部分抗敌剧社老同志

前排左至右：陈群、刘佳、华江，

中排左至右：林韦、钟惦棐、车毅、丁里、聂帅、聂帅夫人张瑞华、胡朋、杜烽、胡可，

后立者为周均伦秘书

“李书良 摄影”



1940年话剧《母亲》剧照 丁里饰伯惠尔 胡朋饰母亲尼洛夫娜
沙飞 摄影



本书作者 1983年于北京

胡 朋

胡朋，女，1916 年生，戏剧家，山东省莱阳人。求学期间，曾参加进步师生的救亡演剧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 1938 年赴延安，年底从抗大毕业，分配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军区抗敌剧社戏剧队副队长。建国后被分配作电影演员工作。1955 年至 1957 年在中央电影学院演员专修班进修。1958 年回部队，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艺术指导，授上校军衔。1969 年任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曾与人共同创作了话剧《战斗里成长》、《平津决战》。曾在话剧《母亲》、《日出》、《雷雨》、《子弟兵和老百姓》、《戎冠秀》、《俄罗斯人》、《瓦萨·惹列兹诺瓦》、《槐树庄》中，在影片《钢铁战士》、《白毛女》、《回民支队》、《战上海》、《烈火中永生》、《槐树庄》、《柯棣华大夫》中饰演角色。曾出席过第一、二届全国妇代会，第一、二、三、四届文代会。曾任中国剧协三、四届理事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作为中国戏剧或电影代表团成员出国访问。1991 年获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特别荣誉奖。1995 年被列入“1905——1995 年中华影星”。

胡 可

胡可，1921年生，戏剧家，山东省青州人，满族。求学期间，曾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8月参加北平郊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同年12月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并入军政学校学习。毕业后长期从事部队文艺宣传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期间曾创作《清明节》、《戎冠秀》、《喜相逢》等剧本。1949年根据胡朋等创作的多幕话剧《生铁炼成钢》改写为多幕话剧《战斗里成长》，后改编为同名影片。1950年创作多幕话剧《英雄的阵地》。1954年写出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斗争生活的多幕话剧《战线南移》。1959年写出反映我国农村变革的多幕话剧《槐树庄》，1961年改编为同名影片。出版有论文集《习剧笔记》、《胡可论剧》、《读剧杂识》。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会长。

序

这本小书，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一对夫妇所写文章的合集，写的是当年他们在敌后根据地从事文艺工作的一些经历和见闻。其内容离今天的生活已十分遥远，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生中难以忘却的一段经历。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身上。抗战爆发以后，不少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投身于抵御强寇争取民族解放的神圣斗争，并对抗日战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深信不疑，尽管个人也许看不到这一胜利。那时我们把看到抗战的胜利视为最大的幸福。当时也谈到新中国，谈到未来的社会主义，不过那还是比较渺茫的，更想不到能活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时我们还都是廿岁上下的年轻人，在革命大集体当中，过着四海为家、虽然奔波劳累却是无忧无虑的生活。艰苦自然艰苦，但那是同后来的安定温饱相比较而言的。背着背包米袋子行军，跋山涉水，走个六七十里到达目的地，搭台演戏，都已经习以为常。比起老乡们来，我们的衣食还是有保障的。老乡们不同，要种地，要交公粮，要出勤务，妇女要做军衣军鞋，却是常年地吃糠咽菜。干文艺工作是抗战的需要，用文艺武器来教育鼓舞人民，为战争

服务，是大家的共同信念。若不是看到文艺的这种功能，在那艰苦战斗的年代，同志们是宁可选择别的工作来为战争尽力的。敌后根据地没有巩固的后方，没有工业，没有国际援助；当时的中国政府也不给敌后的八路军发饷，军队的作战保障和吃穿住全仰仗着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我们就生活在这些偏僻农村中贫穷而勤劳淳朴的老百姓中间。是他们在支撑着敌后的抗战，而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军队和人民，在抵挡着一半的敌军和绝大部分伪军。敌后的老百姓，让自己的子弟穿上军装拿起武器，被称为子弟兵；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年轻人同样被老乡们视为自己的子弟儿女。敌情紧迫时，我们的伤病人员寄养在老乡们家中。敌人烧杀过后，老乡们从灰烬中刨出烧糊的粮食做饭给我们吃。在疲惫的夜行军中听到的一两声犬吠，望见的一二点灯火，严寒风雪中飘来的几缕炊烟，都会使我们立刻想到宿营地，想到老乡们温暖的茅舍，想到房东们亲人般的照料。驻军时，我们在老乡的场院里排戏，在房东的炕桌上油灯下写剧本写歌词，在村外的河沟里洗脸洗衣服。剧社巡回演出，居无定所，我们不知被多少热情的房东大娘当作儿子看待，不知吃过多少位房东大娘大婶送来的柿子、红枣、花生、腌菜和热腾腾的山药；我们有多少次被气喘吁吁的老乡们抬过担架，骑过由年迈老人赶着的毛驴。我们就生活在这些父老乡亲的信赖和爱抚当中，我们甚至完全记不得他们的姓氏。而他们今天仍然健在的怕已经不多了。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是属于他们的，此生此世，对他们的养育之恩是报答不完的。

我们有时谈起来，当年的生活是那么艰苦，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对那段经历如此难以忘却甚至怀念不已呢？应该说，是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当时军队同人民之间和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

间的关系，是那种在共同目标下患难与共的战友之情，是那种争先恐后完成任务的献身精神，是那种兄弟姐妹般的相互信赖，是那种推心置腹纯净无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集体主义情感和人际关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文艺团体是非战斗部队，在这场战争中的伤亡无法同战斗部队相比，但我们之中也有不少同志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生命。他们有的是山里贫苦农民的子弟，有的是来自大城市的书香人家，有的是大学生，学有专长并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就；有的还是刚刚显露出才华的少年，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不平常的经历，有的今天看来是足可以写成一本书的。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的躯体已经化为泥土，他们的才能智慧、音容笑貌还深印在我们的记忆中。因此而联想到，在这场使中华民族终于洗刷掉百年耻辱的伟大人民战争中，该有多少人物，多少场景，多少人生的情感经历，多少史实和历史教训，值得后来人去挖掘，去认识，去思考，去表现啊！在这场战争中，文艺宣传比之其他各条战线只是一个从属的部分；而一个地区的文艺队伍数以千计，两个普通文艺战士的经历见闻也只是这条滚滚江河中的几滴水珠罢了。为了纪念死者，为了引发老同志、老朋友们一点共鸣和联想，也让年轻读者从中窥视到一点当年的生活情景，从而引起发掘的兴趣，乃将这些实录性的东西集成了一册，在大众文艺出版社的帮助下予以出版。文笔粗陋，也就在所不顾了。

作 者

1997年1月

目 次

序	(1)
闯入革命洪流	胡 朋(1)
红蓝箍	
——游击队生活纪事	胡 可(12)
党的召唤	胡 朋(26)
敌后学文	胡 可(42)
难忘 1939 年	胡 朋(49)
忆《母亲》的演出	胡 朋(54)
沟里日记	胡 可(58)
忆 1942 年政治攻势	胡 朋(80)
敌后“政治攻势”杂忆	胡 可(92)
柯棣华大夫帮我重返舞台	胡 朋(97)
反“扫荡”日记.....	胡 可(101)
难忘的战友	
——忆 1943 年反“扫荡”	胡 朋(140)
吴畏,我的邻兵	胡 可(147)
母亲戎冠秀.....	胡 可(154)
忆戎冠秀同志二三事.....	胡 朋(159)
胜利来临.....	胡 可(164)
出山日记.....	胡 可(167)
想起那两辆红色的卡车.....	胡 可(176)

解放战争爆发前夕	胡朋	(179)
怀念聂帅	胡朋	(185)
怀念潘自力同志	胡朋	(190)
良师崔嵬	胡朋	(195)
送别丁里	胡可	(199)
徐曙八旬祭	胡可	(203)

闯入革命洪流

胡 朋

抗日战争初期奔向延安、奔向敌后的知识青年们，投身革命的心情大体相同，每个人的经历却是千差万别。我曾多次自问，像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学生，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呢？每当回想起当时的一些事情，就从心底涌起一股暖流，深深地怀念那些曾经给过我帮助，给过我教育，给过我指引的同学、好友、大姐姐、大哥哥们。

—

那正是我们民族蒙受巨大屈辱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正在向华北渗透，企图控制华北。蒋介石国民政府采取了对日不抵抗政策，而对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剿，对学生们抗日要求和行动进行压制。我是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下，在北平志诚高中女校求学和毕业的。我们班里有好几个东北籍的同学，她们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流落到关内来求学的。她们的强烈抗日情绪感染着我，当有的同学说她们是“亡省奴”，勾起她们的伤感时，我总是站在她们一边，为她们不平，给她们安慰，因而我和她们接触也较多。以后又同其他进步同学一起建立起读书小组，传阅《大

众生活》、《大众哲学》、《水》、《八月的乡村》等进步书刊，并在第二学年一起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那时已经对坚决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仰慕和向往之情了。

那时我的家境十分困窘。父亲是个旧知识分子，没有稳定的收入，带着我们全家从南到北，最后落脚在济南。为了使我读完高中，让我到北平求叔叔帮助，到叔叔担任校董的志诚高中女校就读。叔叔介绍我插班住校，却不给我经济支援，一切费用仍由我们自己负担，以致最后一个学期竟面临着辍学的命运。倒是要好的同学们给了我帮助，使我完成了学业。毕业时在我的心里最强烈的愿望是作一个职业女性，尽可能挑起家庭的担子。同学们都支持我，并与我相约决不做那种在机关里摆样子的“花瓶”。那时北平有个香山慈幼院，是个收养孤儿的慈善学校，我的同学英泽良的姑姑在那里工作。香山慈幼院附设了一个静宜女学，专收当地上不起学的女孩子。恰好一个女教员回家分娩，英泽良便通过她的姑姑介绍我去那里代课。尽管每月仅有十一元的薪金，在我来说已是求之不得，如果那位女教员不回来，便由我一直代下去。谁想代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天傍晚我进行“家访”回来，听到宿舍里有婴儿的哭啼，我立刻意识到女教员已提前回来了，看来这十一元的薪金对于她也是同样重要的。第二天英泽良来接我一同搭坐着小驴车进城回到学校。那时毕业的同学们正纷纷离去，我也只好回济南再说。英泽良和同我要好的几位东北同学刘琦、张琦、郭淑芳、赵润等都到车站送我，并表示继续帮我找工作。赵润还告诉我她已经给她在上海的姐姐写了信，让我回济南等候她的消息。好友分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都十分难过，郭淑芳眼都哭红了。英泽良突然说了一句：“初韫诚（我的原名）永别了！”一句话